

第三節 塞迦族與佛教

第一項 北印度的塞迦族 (pp. 438–448)

一、塞迦與釋迦族同種的傳說 (pp. 438–441)

北印度的塞迦 (Saka) 人，除政治而外，與佛教結成深切的關係，而有塞種與釋迦 (Śākyā) 族同種的傳說，

(一) 塞迦與釋迦族同種之引證

1、唐·顏師古《注漢書》

◎如唐顏師古《注漢書》說：

◎塞種：「即所謂釋種者也，亦語有輕重耳」¹⁵⁶ (西域傳)。

◎「西域國名，即佛經所謂釋種者。塞、釋聲相近，本一姓耳」¹⁵⁷ (張騫傳)。

顏師古的解說，並非臆說¹⁵⁸，而是根據佛教的傳說。

2、引《大唐西域記》為證

(1) 舉證

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6 說：

「劫比羅伐窣堵國……誅釋西南，有四小窣堵波，四釋種拒軍處。……毘盧釋迦嗣位之後，追復先辱，便興甲兵，至此屯軍。釋種四人，躬耕畎畝，便即抗拒，兵寇退散。……四人被逐，北趣雪山：一為烏仗那國王，一為梵衍那國王，一為呾摩呾羅國王，一為商彌國王。奕世傳業，苗裔不絕」。¹⁵⁹

(2) 釋義

◎玄奘從印度得來的傳說：釋迦佛在世時，毘盧釋迦王 (Virūdhaka)，或譯為毘流 (琉璃) 王 (Vaidūrya)¹⁶⁰，誅滅釋種時，有釋種四人，抗拒敵兵，後來流散到北方，成為北印度四國的先人。四國是：烏仗那 (Udyāna)、梵衍那 (Bāmiyān)、呾摩呾羅 (Hematala)、商彌 (Śamī)。

◎《西域記》雖沒有說到「塞種」，但這四國的地域，正與古代「塞種王罽賓」，及西方史書所記的 Saka (塞迦) 相當。

(二) 佛教中也有二說

這一塞迦即釋迦的傳說，佛教中也有二說：

¹⁵⁶ 《四庫全書·史部·正史類》，p. 13。

¹⁵⁷ 《四庫全書·子部·類書類》，p. 14。

¹⁵⁸ 臆說：1. 只憑個人想象的說法。2. 主觀地毫無根據地敘說。(《漢語大詞典 (六)》，p. 1395)

¹⁵⁹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6(大正 51，900c22–901c16)。

¹⁶⁰ [1]《佛說琉璃王經》卷 1(大正 14，783b22–23)：「舍衛國王，時有太子名維樓黎—產育之初，與琉璃寶俱，因以為號。」

[2]《翻譯名義集》卷 3(大正 54，1094c11)：「毘盧釋迦，《西域記》云：舊曰毘流離王，訛也。」

1、釋種四人四國說

一、釋種四人四國說，這是《大唐西域記》所傳的。

◎《西域記》說到：「呾摩呾羅國……王釋種也」¹⁶¹；「商彌國……其王釋種也」¹⁶²，

◎而特別重視烏仗那與釋迦族的關係，如卷3（大正51，882b-884a）說：

◎「烏仗那……有窣堵波，高六十餘尺，上軍王之所建也。昔如來之將寂滅，告諸大眾：我涅槃後，烏仗那國上軍王，宜與舍利之分」。¹⁶³

◎「昔毘盧釋迦王前伐諸釋，四人拒軍者，宗親擯逐，各事分飛。其一釋種……（與龍女結婚）……受龍指誨，便往行獻烏仗那王，躬舉其鬱，釋種執其袂而刺之。……咸懼神武，推尊大位。……釋種既沒，其子嗣位，是為喩呾羅犀那王（唐言上軍）」。¹⁶⁴

◎「上軍王嗣位之後，其母喪明。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，從空下其宮中。上軍王適從遊獵，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，遇聖聞法，遂得復明。如來問曰：汝子，我之族也」。¹⁶⁵

喩呾羅犀那（Uttarasena），即上軍王。佛化上軍王母，《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¹⁶⁶，也有說到。四國中特別重視烏仗那，是很有意義的，這正是「塞種王罽賓」的地方。

2、釋種一人一國說

二、釋種一人一國說：

（1）舉證

◎如《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8（大正24，240a-c）說：

「有一釋種，名曰閃婆，住于外邑，檢校農作。聞彼惡生（即毘盧釋迦）親領四兵，至劫比羅，欲誅釋種。……乃嚴兵眾，來襲惡生，倉卒橫擊，即便大敗。……閃婆釋子，心欲入城，……既不容入，請還家口，眾出與之。……佛以慈悲，持自髮爪，授與閃婆。……往婆具茶國，……共立為主，號為閃婆國。閃婆立後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，安置如來髮爪以申供養，即號其塔為閃婆窣堵波」。

◎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6（大正2，691c）說：

「有釋童子，年向十五，名曰奢（或作「舍」）摩。聞流離王今在門外，……獨與流離王共門。是時，奢摩童子多殺害兵眾。……奢摩童子即出國去，更不入迦毘羅越」。

（2）釋義

◎奢摩（Śama）或閃婆（Śambha），就是《西域記》釋種四國中的商彌。在西方史書中，塞迦人中的 Śam，是卓越的勇士。

¹⁶¹ [原書p.448註1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2(大正51, 940b)。

¹⁶² [原書p.448註2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2(大正51, 941b)。

¹⁶³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(大正51, 882b10-883b6)。

¹⁶⁴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(大正51, 883b27-884a14)。

¹⁶⁵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(大正51, 884a15-18)。

¹⁶⁶ [原書p.448註3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9(大正24, 40c26-27)：「世尊復到稻穀樓閣城，於此城中化勝軍王母，令住四諦已。」。

◎這一人一國說，也有獨特的意義。烏仗那與商彌相鄰，據《八十四成就者傳》說：烏仗那分為二國，其中一國名 Sambhala¹⁶⁷，也就是商彌——閃婆。

3、結

所以這一傳說，早期也許只是奢摩一人，後依實際的情形，作成釋種四人四國說吧！這一傳說，是不能早於塞迦人進入印度以前的。

（三）佛法主張民族平等，然後人卻欲以「釋迦」為中心

1、欲建立釋迦集團的標幟

我們知道，佛法是主張民族平等的。

◎但在佛法的開展中，佛陀晚年，就有以釋族比丘為領導中心的運動¹⁶⁸。

◎七百結集時代，有東方的釋迦同族，聯結成東方中國，與西方邊地比丘抗衡的事實。

¹⁶⁹

◎漢譯《長阿含經》，也有「釋種 (Śākyā)、俱利 (Kotī)、冥寧 (Mina)、跋耆 (Vajjī)、末羅 (Malla)、酥摩 (Sovīra)」——六族奉佛的傳說¹⁷⁰。

◎以釋迦佛的宗教文化為中心，企圖造成一文化族，所以「四姓為沙門，皆稱釋種」¹⁷¹；在家佛弟子而見諦的，也稱為釋。

※「釋迦」，被作為佛教（通於在家）集團的標幟。這一運動，當時並沒有太大的成功。

2、塞迦與釋迦音聲相近，被視為其後裔，對北印佛教的發展有其重要意義

◎在佛法進入印度西北，發見 Saka（塞迦）人與釋迦的音聲相近，有意無意的看作釋迦族的後裔。釋迦與塞迦的特殊關係，在西元前一世紀起，漸漸形成。不只是佛教的傳說，塞迦人也應有同感，引以為榮。

◎釋迦與塞迦是否同族，為另一問題，而以塞迦為釋迦族，在北印度佛教的發展上，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！

¹⁶⁷ [原書 p. 448 註 4] 日譯《印度密教學序說》（五六）。

¹⁶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p. 16–22。另參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 6 章，pp. 316–318。

¹⁶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p. 71–73：「釋尊被稱為『釋迦牟尼』，意義為釋迦族的聖者。而佛的堂弟，多聞第一的阿難，竟被尊稱為『毘提訥牟尼』——毘提訥族的聖者……而北岸的毘提訥族，散為跋耆、摩羅、拘利、釋迦等族。阿難晚年遊化於東方，受到恆河兩岸（摩竭陀、跋耆等）民族的崇拜：被稱為「毘提訥牟尼」，即毘提訥族的聖者。……東方比丘以民族文化為理由，以佛教的正宗自居，實與佛世的釋族比丘中心運動相近。闡陀說：『佛是我家佛，法是我家法，汝等不應說我，我應教汝等』。這豈非與『佛出東方，長老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共諍』的意境一致嗎？……七百結集中的東方比丘，繼承了這一傳統。……這次諍議中的『十事』——『器中鹽淨，兩指淨，近聚落淨，住處淨，後聽可淨，常法淨，不攬乳淨，闍樓伽酒淨，無縷邊坐具淨，金銀淨』（此依《銅鎧律》，諸部律小有出入）；除金銀戒外，盡是些衣食住等瑣細規制。跋耆比丘的容許這十事，實只是繼承阿難所傳如來的遺命，『小小戒可捨』的學風而已。」另參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 6 章，pp. 323–326。

¹⁷⁰ [原書 p. 448 註 5] 《長阿含經》卷 15(大正 1, 95a, 98a)。

¹⁷¹ [原書 p. 448 註 6] 《高僧傳》卷 5(大正 50, 353a)。

二、釋種四國的所在地 (pp. 441–443)

被稱為釋種四國的所在地，近代學者研究的結論，細微處雖有異說，大體都所說相近。

(一) 烏仗那國

- ◎ **烏仗那國**，或作烏菴、烏長，在蘇婆伐窣堵河 (Śubhavastu)，今蘇婆河 (Swāt) 兩岸。
- ◎ **首府**為**瞢揭釐** (Maṅgali)，即今蘇婆河左岸的 Mangalavar。
- ◎ 從瞢揭釐向東北行，到達麗羅川 (Darada)，今達拉特地方 (Dardistan)，是烏仗那的**古都**¹⁷² (《高僧法顯傳》作「陀歷」¹⁷³)¹⁷⁴。
- ◎ 《高僧法顯傳》的宿呵多 (Svāta)，在蘇婆伐窣堵 (Śubhavastu) 與印度河的兩河間——Bunir 谷谷間。在《西域記》中，也是屬於烏仗那的。

(二) 商彌國

商彌國，

1、《往五天竺國傳》：商彌即奢摩（拘衛國）

如慧超《往五天竺國傳》(大正 51, 977c) 說：

「從烏長國東北入山，十五日程，至拘衛國，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。……衣著言音，與烏長國相似」。

商彌即**奢摩** (褐羅闍，譯為「王」)¹⁷⁵。

拘衛，《唐書》作俱位，《悟空入竺記》作拘緯，這是與烏菴國「衣著言音」都相同的國家。¹⁷⁶

2、《西域記》：商彌在波謎羅川

商彌的地位，《西域記》說：在波謎羅川 (Pamirs) 即 Wakhan (瓦罕) 山谷的西南七百餘里¹⁷⁷。

3、《洛陽伽藍記》：商彌為瓦罕西南的山國

《洛陽伽藍記》卷 5 (大正 51, 1019c) 說：

「十一月中旬，入賊彌國。此國漸出葱嶺，……峻路危道，人馬僅通，一直一道。從鉢盧勒國，向烏場國：銕鎖為橋，懸虛為渡，下不見底，旁無挽捉，倏忽之間，投軀萬仞」。

¹⁷²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, 884b9)：「至達麗羅川，即烏仗那國舊都也。」

¹⁷³ 《高僧法顯傳》卷 1(大正 51, 857c27–29)。

¹⁷⁴ 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 108：「在古代，烏仗那的中心，遠在陀歷地方 (Dardistan)。」

¹⁷⁵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394：「『摩褐羅闍』 (Śama-rāja)，意思是奢摩王。」

¹⁷⁶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459：「奢摩王家 (烏仗那出於此族) 的國名，是拘衛，或作俱位、拘緯。」

¹⁷⁷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(大正 51, 941b13–14)。

◎**葱嶺**包括帕米爾全部（八帕及 Wakhan），貯彌——商彌是 Wakhan（瓦罕）西南的山國。

◎文中的**鉢盧勒**（Palolo），為當時的小勃律，在今 Gilgit（吉爾吉特）一帶。從此地到烏仗那，就要經過懸度。

4、《唐書》：俱位國在大雪山勃律河北

《唐書》也說：俱位國在大雪山勃律河北¹⁷⁸。

5、商彌國為庫納爾河上流的 Chitral 處

◎古代從烏仗那到商彌，是先經陀歷而後西向的，所以《往五天竺國傳》說：「從烏場國東北入山」¹⁷⁹。

◎商彌國的所在地，為喀布爾（Kabul）河支流 Kunar（庫納爾）河的上流，Chitral 地方。這裡近 Wakhan（瓦罕）谷，所以《雜事》說閃婆童子，到婆具荼成立閃婆國¹⁸⁰，婆具荼應即 Wakhan 的對譯。

6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：商彌在瓦罕附近

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，也說到這一地區：大迦多演那（Mahākātyāyana）與紺顏童子（Śyāmāka），到濫波（Lampāka）；又到一小國，紺顏童子留此為王；大迦多演那「從此復往步迦擎國」；然後路過雪嶺，回到中國¹⁸¹。步迦擎也就是 Wakhan（瓦罕）。

◎紺顏童子所住的小國——沙摩，就是商彌，這是佛教的又一傳說，商彌是在 Wakhan（瓦罕）附近的。

（三）梵衍那國

梵衍那國（Bāmiyān），在大雪山中，依《唐書》「西域列傳」，考定為今 Ghorband 河上流的 Bāmiyān（梵衍那）山谷間¹⁸²。

（四）呾摩呾羅國

呾摩呾羅國，在舊睹貨羅（Tukhāra）境內，鉢鐸創那（Badakhshan，即佛敵沙、蒲持山）西二百里地方，已在大雪山邊下。

（五）小結

總之，傳說的釋種四國，都在興都庫斯（大雪山）山區。

¹⁷⁸ [原書 p. 448 註 7] 《唐書》（西域列傳）。

¹⁷⁹ 《遊方記抄·往五天竺國傳》卷 1(大正 51, 977c11-13)：「又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，至拘衛國，彼自呼云『奢摩褐羅闍國』。」

¹⁸⁰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 8(大正 24, 240c9-10)。

¹⁸¹ [原書 p. 448 註 8]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 46(大正 23, 881a-b)。

¹⁸² [原書 p. 448 註 9] 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(p. 4674)。

三、罽賓所在地的考證 (pp. 443–445)**(一) 中國史書中罽賓名義紛歧**

《漢書》說到「塞王南君罽賓」，在論究「南君罽賓」的塞王，是否從北方來以前，先應確定罽賓的所在地。在中國史書中，罽賓的名義是紛歧的。

(二) 《罽賓國考》—漢代的罽賓以犍陀羅為中心

白鳥庫吉的《罽賓國考》，考定漢代的罽賓，是以犍陀羅 (Gandhāra) 為中心，喀布爾河 (Kabul) 流域，並 Gilgit (吉爾吉特) 河流域。

(三) 佛教古說—罽賓是包含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

今從佛教的古說來加以證實。

1、引《阿育王傳》說明—罽賓是總名

編於西元前的晉譯《阿育王傳》卷 2 (大正 50, 105a) 說：

「居住罽賓：晝夜無畏、摩訶婆那、離越諸聖」。

罽賓，梁譯《阿育王經》作：「於罽賓處」¹⁸³，

※可見罽賓為總名，離越等都在罽賓區內。

(1) 晝夜無畏 (闍林)

◎「晝夜無畏」，梵語為 tamasāvana，意思為闍林¹⁸⁴。闍林本為森林地的通名，但這裡所說的，是北印度有名的聖地。

◎《大莊嚴經論》說：弗羯羅衛 (Puṣkarāvatī) 畫師，從石室國回家，路見晝闍山作大會，就將所得的三十兩金供僧¹⁸⁵。《大智度論》¹⁸⁶與《雜寶藏經》¹⁸⁷，也有這一故事。

◎弗羯羅衛，《智度論》作弗迦羅，即《西域記》的布色羯羅伐底¹⁸⁸，在犍陀羅。

◎石室，即怛叉始羅 (Takṣaśīla)¹⁸⁹。

※從石室回弗羯羅衛，中途經過晝闍林，這必在犍陀羅東部。

(2) 摩訶婆那 (大林)

「摩訶婆那」 (Mahāvana)，即大林¹⁹⁰，這是非常著名的聖地。

◎《西域記》說：瞢揭釐城南二百里，有大林僧伽藍¹⁹¹。

¹⁸³ 《阿育王經》卷 3 〈3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〉(大正 50, 139c6–7)：「於罽賓國處，大林及暗林，有諸阿羅漢，當來攝受我。」

¹⁸⁴ 萩原雲來，《梵和大辭典》，p. 530。

¹⁸⁵ [原書 p. 448 註 10]《大莊嚴經論》卷 4(大正 04, 279a16–b29)。

¹⁸⁶ 《大智度論》卷 11 〈1 序品〉(大正 25, 141c18–142a13)。

¹⁸⁷ 《雜寶藏經》卷 4(大正 4, 468a16–b11)。

¹⁸⁸ [1]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 2(大正 50, 230b5)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83：「布色羯羅伐底 (Puskarāvatī)」

¹⁸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126：「石室，解說為怛叉始羅 (Takṣaśīla) 的很多。」

¹⁹⁰ 《翻梵語》卷 9(大正 54, 1046c4)：「摩訶槃(應云摩訶槃那，亦云摩訶婆那。譯曰：摩訶者大，槃那者林)。」

◎ 《大莊嚴經論探源》，¹⁹²考為在今印度河西岸，阿多克城（Attock）北。

(3) 離越

「離越」（Revata），或作離越多、利跋陀、頡離伐多，及理逸多。

《藥事》所說的及理逸多，在稻穀樓閣城（即瞢揭釐）¹⁹³與佛影洞——那竭羅喝（Nagarahāra）¹⁹⁴的中途，還在蘇婆河（Swāt）流域。

(4) 小結—罽賓的三大聖地在犍陀羅地方

被稱為罽賓的三大聖地¹⁹⁵，就是蘇婆河流域，犍陀羅地方。

2、引降伏阿波羅（無稻芊）龍王說明

還有，降伏阿波羅（Apalāla）——無稻芊龍王，也可以證明。

(1) 南傳：傳說於犍陀羅與迦溼彌羅

A、原始傳說—只有犍陀羅

南傳《島史》說：摩闍提（Majjhantika）傳教於犍陀羅，降伏龍王¹⁹⁶。

B、後來補上—迦溼彌羅

《善見律注序》與《大史》說：降伏犍陀羅、迦溼彌羅（Kaśmīra）的 Aravāla（阿邏婆羅）龍王¹⁹⁷，這是西元四、五世紀編集的。

(2) 北方的傳說

A、原始傳說

(A) 《大唐西域記》：在烏仗那降伏龍王

然在北方的傳說，降伏阿波羅龍王的，在烏仗那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（大正51, 882b-c）說：

「瞢揭釐城¹⁹⁸東北行，二百五六十里，入大山，至阿波羅龍泉，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。……釋迦如來……降神至此，欲化暴龍。執金剛神杵擊山崖，龍王震懼，乃出

¹⁹¹ [原書 p. 448 註 11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(大正 51, 883a1-3)。

¹⁹² Levi Sylvain 著，馮承鈞譯《大莊嚴經論探源》，p. 16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民23年（1934））。

¹⁹³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9(大正 24, 40c26-27)。

¹⁹⁴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2(大正 51, 878b27-879a3)：「那揭羅曷國，……昔有佛影，煥若真容，相好具足，儼然如在。」

¹⁹⁵ 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 637：「晝夜無畏，是闍林。摩訶婆那，是大林。離越，是離越寺。這都是罽賓的大寺，賢聖所住的大寺。」

¹⁹⁶ [原書 p. 448 註 12]《島史》(南傳 60, 58)。

¹⁹⁷ [原書 p. 448 註 13]《大史》(南傳 60, 231)。《一切善見律注序》(南傳 65, 80-81)。

¹⁹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441：「烏仗那國，或作烏萇、烏長，在蘇婆伐窣堵河（Śubhavastu），今蘇婆河（Swāt）兩岸。首府為瞢揭釐（Maṅgali），即今蘇婆河左岸的 Mangalaor。」

歸依」。

(B) 諸說中有提到烏菴、月氏、北天竺，然皆未說是迦溼彌羅

降伏阿波羅龍王，

- ◎《阿育王傳》說在烏菴；
- ◎《大智度論》說在月氏國；
- ◎《藥事》泛說「往北天竺，調伏阿鉢羅龍王」¹⁹⁹，
※都沒有說是迦溼彌羅。

B、後來的傳說—《藥事》：在迦溼彌羅國

而迦溼彌羅所降伏的龍王，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9（大正24, 40c）說：

「此迦溼彌羅國境，我滅度後百年中，當有苾芻弟子，彼苾芻當調伏虎嚙茶毒龍」。

- ◎迦溼彌羅的虎嚙茶龍，《雜事》作忽弄龍²⁰⁰。

(3) 小結—原始傳說：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

- ◎可見原始傳說的降伏阿鉢羅龍，無論是佛或摩闍提，都在包括烏仗那的犍陀羅地區，就是罽賓。
- ◎等到迦溼彌羅佛法漸興，也推為摩闍提所開化的，也傳有降伏惡龍的傳說。於是北方才別說迦溼彌羅的忽弄龍，南傳也在犍陀羅以外，補入迦溼彌羅。
- ※不知摩闍提的開化罽賓，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。

3、藥叉歸佛傳說

- ◎又如南方傳說，當時罽賓（迦溼彌羅）的夜叉槃度（Pāñcika），與女夜叉訶黎帝耶（Hārītī）及五百子，也歸依了佛。
- ◎然北方《根有律雜事》，正說訶黎底藥叉女，是犍陀羅藥叉半支迦（即「槃度」）的妻子。

4、小結：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

佛教古傳的罽賓，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，沒有懷疑的餘地。

四、塞迦族的歷史（pp. 445-447）

烏仗那、商彌等釋種，佛教傳說是釋種被破滅時流散出來的。

(一) 節錄藤田豐八的《西域研究》之考察

1、總述

然在西元前六世紀，強悍勇武的塞迦人，對波斯的抗爭，服屬，而出現於歷史的記錄。

¹⁹⁹ [原書 p. 448 註 14]《阿育王傳》卷 1(大正 50, 102b13-14)。《大智度論》卷 9(大正 25, 126b27-28)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 9(大正 24, 40a2-3)。

²⁰⁰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 40(大正 24, 411a8)：「於迦溼彌羅國調伏毒龍。其名忽弄。」

- ◎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史家太史阿斯（Ktesias）傳說了塞迦；
- ◎而大流士（Darius）王的碑文，都一再說到塞迦，

2、內容

這裡節錄《西域研究》的解說²⁰¹：

（1）希臘史太阿斯傳說的塞迦

- 「◎據波斯古史，Sam 王家，起源悠久。……經時稍久，遂成 Zal 之父，而成路司登（Roustem）祖先特有之名。
- ◎……此一族之人，在波斯史上最有名者，當為路司登，波斯人以此王為理想的英雄。
- ◎……在路司登之子中，有費拉莫斯（Fer-Amorz or Feramorz）一名者。相傳有名之居魯士（Cyrus），攻伐 Zawoul 地方時，此地 Sam 王族，毅然抗之，費拉莫斯被生擒，後遭赦，乃與其父路司登等，共從居魯士經略諸國，建立大功。
- ◎按此事不僅見於費多塞之 Shah-nameh（《諸王書》），且西元前約四百年頃之希臘史家太史阿斯亦傳之，而將 Fer-Amorz 寫作 Amorges，顯係 Sacae 之王子也。」

（2）大流士碑文傳說的塞迦

- 「在 Behistun（貝希斯頓）之大流士碑文中，Sacae（塞迦）記於 Bactria（大夏）、Sogdia（粟特）、Gandhara 之次，Sattagydia 之前；

（3）波基波利斯碑文傳說的塞迦

- 而 Persepolis（波斯波利斯）碑文則記此地於 Sattagydia、Arachosia（阿拉科西亞）、India（印度）之次，Mecia 之前；

（4）Nakhah-i-Rustam 碑文傳說的塞迦

Nakhah-i-Rustam 碑文，則記此地於 Zarangia、Arachosia（阿拉科西亞）、Sattagydia、India（印度）之次。

- ◎其中 Bactrsa（大夏）、Sogdiana（粟特）、Gandhara、Zarangia、Arachosia（阿拉科西亞）、India（印度）等，毋須說明，
- ◎而 Sattagydia 應在 Cabul（喀布爾）河上流地方，
- ◎而 Mecia（Mycia）者，殆即今 Mckran 之遺名。
- ◎……西元前五六世紀時，Sacae（塞迦）之所在。……要之，謂西元前五六世紀時，印度西北地方，居有 Sacae（塞迦）之民族者，不得一概斥其說也。」

（二）導師的看法

1、塞迦族中奢摩王家的所在地南遷

塞迦族中的奢摩王家，大體在今 Kunar（印度河）河流域。

²⁰¹ [原書 p. 449 註 15] 藤田豐八〈論釋迦、塞、赭羯、紇軍〉，編入《西域研究》（楊鍊譯・商務本）。

(1) 白鳥庫吉：大流士王時代的塞迦（奢摩）在瓦罕

白鳥庫吉以為：大流士王時代的塞迦（奢摩），在 Wakhan（瓦罕），鉢鐸創那（今 Faizabad）為中心，南達 Citral 河上流，北抵 Surkh-āb 河流域，為居住於 Oxus（鴻水）河上流的騎馬民族²⁰²。

※這大概是從塞迦為良好的騎兵，而北方也還有塞迦，所以這樣推定的！

(2) 瓦罕以南，興都庫斯山北部，今 Chitarat、Gitrit 地區

上面曾說到：烏仗那與商彌，有本為一國（同族別支）的傳說；而烏仗那的故都，又在陀歷地方。所以（奢摩王家）塞迦族的住地，應在 Wakhan（瓦罕）以南，興都庫斯山北部，今 Chitarat、Gitrit 地區。

(3) 民族往南，而佛教文化卻經瓦罕而傳向東方

民族是向南移動的，發展到蘇婆河流域；而佛教文化，卻經 Wakhan（瓦罕）而傳向東方。

2、塞迦族被迫往南建立塞迦王朝**(1) 大夏為北方來的部隊所滅亡**

◎斯特雷朋（Strabo）說：西元前 160 年頃，Bactria（大夏）為從北方來的 Asii、Pasiani、Tochari、Sakarauli 部隊所滅亡。

◎其中 Tochari，就是吐火羅—月氏人；

◎Sakarauli 就是塞迦人。

◎這與《漢書》所說：月氏侵奪塞種故地，塞種向南流竄；月氏為烏孫所攻，於是南下到鴻水（Oxus）流域，再佔領大夏的傳說，大致相合。²⁰³

(2) 往南到阿拉科西亞的塞迦人，與波斯人合作或衝突

◎塞迦人，不但是奢摩王家，在鴻水以北，藥殺水（Jaxartes）以北的塞迦人，在西元前五、四世紀，都與波斯王朝有過長期的從屬關係，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。

◎所以在塞種受到月氏的攻擊時，向南經 Bactria（大夏）而到阿拉科西亞（Arachosia）（《漢書》稱為烏弋山離），與波斯人合作或衝突。

(3) 一部分向印度侵入，與同族會合，建立塞迦王朝

一部分向印度侵入；那時北印度奢摩王家的住地，成為大月氏雙靡翕候的治區，在被迫下，與達麗羅川一帶的同族—烏仗那，一起南下，進入 Swāt（蘇婆）河流域，會合從西而來的塞族，取代希臘人而成為高附河流域、旁遮普（Panjab）一帶的塞迦王朝。

²⁰² [原書 p. 449 註 16]白鳥庫吉〈塞民族考〉（編入《西域史研究》上，p. 482）。

²⁰³ 《四庫全書·史部·正史類》，p. 2：「大月氏西破走塞王，塞王南越縣度，大月氏居其地；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，大月氏徙西臣大夏。」

五、結論 (pp. 447-448)

對於從北而來的塞迦人，與《漢書》所說的「塞王南君罽賓」，學者間的意見紛紜。我想，忽略北印度的（烏仗那與）奢摩王家，或忽略從北而來的塞迦人，都是不會適合的。

第二項 爨賓（塞族）與北方大乘佛教(pp. 449–462)

一、北印度佛法逐漸適應與興盛，並傾向大乘佛法 (pp. 449–451)

（一）北印度國王奉佛的傳說

- ◎西元前二世紀中，與那 (Yavana) 人彌難陀 (Menander) 王信仰佛法，北印度的佛法，在異民族中，能逐漸的適應起來。
- ◎接著，塞迦 (Saka) 人取代了與那人的政權。西元前 120 年後，塞迦的茂斯 (Maues，或寫作 Moga 王)，也有信佛的傳說。

（二）北印度罽賓佛教對大乘佛法傳入東方有特殊之關係

高附 (Kabul) 河下流、蘇婆 (Swāt) 河流域的佛法，在佛法傾向大乘的機運中，北印度罽賓中心的佛教，有了卓越的貢獻。特別是對大乘佛法的傳入東方，有著特殊的關係。

（三）與大乘思想有關的本生在罽賓區流行

本生談 (闍多迦 Jātaka)²⁰⁴，是釋迦佛過去生中的事跡。本生與大乘思想間的關聯，是近代學者所公認的。

1、本生的起源地

- 起源於「佛教中國」——恆河 (Gāngā) 流域，所以多數傳說在迦尸 (Kāśī)；也有說雪山 (Haimavata)，但或指希馬拉耶 (Himālaya) 山說，起源是很早的，
- ◎現存中印度 Bhārhut 古塔的玉垣，有西元前二世紀的浮雕本生；
- ◎西南 Sāñcī (刪至) 大塔門浮雕的本生，有屬於西元前一世紀的。²⁰⁵

2、罽賓成為本生之聖跡

（1）大乘特有的本生，於罽賓區流行起來

佛法傳入北印度，本生談，有些是大乘特有的本生，在罽賓區流行起來。為了滿足信者的希望，都一一的指定為在這裡，在那裡，成為聖跡，為後代佛弟子巡禮瞻仰的聖跡。

（2）引《大唐西域記》為證

西元前後的情形，雖然不能明瞭，但從流傳下來，為中國遊方僧所親身經歷的，都集中於古代的罽賓地區。

今依《大唐西域記》(卷 2、卷 3)，摘列如下：

²⁰⁴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 558：「『本生』(Jātaka)，音譯為闍多伽、闍陀等。義譯為生、本生。在『九分教』與『十二分教』中，這是對佛教未來的開展，有重大意義的一分。」

[2]參考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之起源與開展》第 3 章〈本生·譬喻·因緣之流傳〉，pp. 114–115。

²⁰⁵ [原書 p. 460 註 1]干鴻龍祥《闍陀迦概觀》(pp. 53, 56)。

地區	事跡
那揭羅曷	買花獻佛布髮掩泥見佛受記 ²⁰⁶
健陀羅	千生捨眼 ²⁰⁷
	商莫迦孝親 ²⁰⁸
	蘇達拏太子施象施男女 ²⁰⁹
烏仗那	聞半偈捨身 ²¹⁰
	忍辱仙人被割身體 ²¹¹
	析骨寫經 ²¹²
	尸毘王代鴿 ²¹³
	化鱗療疾 ²¹⁴
	孔雀王啄石出泉 ²¹⁵
	慈力王刺血飼五藥叉 ²¹⁶
呾叉始羅	月光王千生施頭 ²¹⁷
僧訶補羅	薩埵王子投身飼虎 ²¹⁸

A、本生聖跡在罽賓區的烏仗那最多

本生的聖跡，都在罽賓（不是迦溼彌羅）區，而烏仗那的最多。如捨眼、捨頭、聞法輕身，都表現了大乘的特性。

B、重要的二則本生

在這些聖跡中，這裡想提到二則：

(A) 各派共有的一儒童蒙佛授記

一、儒童——遊學的青年，布髮掩泥見燃燈（Dīpamkara）佛授記，為各派共有的本生。在菩薩修行歷程中，這是重要關鍵。在北方，被指定為那揭羅曷（Nagarahāra），在高附河下流，今 Jalālābad（闍羅羅城）地方（南傳沒有買花獻佛，地名為 Rammaka），表示了這裡菩薩法的重要。

²⁰⁶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2(大正 51，878b27–c8)。

²⁰⁷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2(大正 51，881a20–24)。

²⁰⁸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2(大正 51，881b3–6)。

²⁰⁹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2(大正 51，881b7–10)。

²¹⁰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2c20–883a1)。

²¹¹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2b24–26)。

²¹²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3a7–13)。

²¹³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3a14–17)。

²¹⁴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3a18–26)。

²¹⁵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3a27–b2)。

²¹⁶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3b12–16)。

²¹⁷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4c15–23)。

²¹⁸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5c13–20)。

(B) 與塞迦族有關的—商莫迦的孝行

二、商莫迦 (Śyāmaka, Śyāma, P. Sāma) 披著鹿皮，在山中採鹿乳來供養盲目的父母，被遊獵的國王誤射了一箭。感動了天帝，不但箭瘡平復，父母的雙目也重見光明²¹⁹。這是大孝感天的故事。

◎商莫迦的原語，與「奢摩」可說相同。而且，在（釋種四人四國的）《大唐西域記》中，佛去烏仗那 (Udyāna) 時，上軍 (Uttarasena) 王遊獵去了。佛為上軍王的盲目老母說法，盲母也重見了光明²²⁰。在這個故事中，釋種或 Śyāma，童子，遊獵，(父)母的盲目重明：故事的主要因素，大體一致。所以商莫迦本生影射的事實，是塞迦族的 Sāma (奢摩)。

※塞族在北印度——罽賓區，對佛法的影響，是非常明顯的！

二、烏仗那於北方大乘勃興中占有重要之地位 (pp. 451-457)**(一) 導師的看法：北方大乘勃興的機運，烏仗那比犍陀羅重要**

北印度佛教的隆盛，一般都重視犍陀羅。當然，在希臘人，波斯 (Pahlava) 與塞迦人，月氏人，先後進入北印度，尤其是月氏的貴霜 (Kuṣāṇa) 王朝，以布路沙布羅 (Puruṣapura) 為首都，促成北方大乘的非常隆盛，犍陀羅是有其重要性的。

※然在北方大乘勃興的機運中，我以為烏仗那占有更重要的地位。

(二) 依流傳記載而言

從流傳下來的事實，可以推想而知。

1、專學大乘之記載**(1) 北魏·惠生所見**

如《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》(大正 51, 867a) 說：

「烏場國……國王菜食長齋，晨夜禮佛」。

惠生是神龜元年出發，正光二年（西元 518—521）回來的。所見的烏長國王，分明是大乘行者。

(2) 唐·玄奘所見

玄奘去印度（西元 627—645），所見烏仗那佛教的情形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 (大正 51, 882b) 說：

「崇重佛法，敬信大乘。夾蘇婆伐窣堵河，舊有一千四百伽藍，多已荒蕪；昔僧徒一萬八千，今漸減少。並學大乘，寂定為業。善誦其文，未究深義。戒行清潔，特閑禁咒。律儀傳訓，有五部焉」。

從西元五世紀末起，因嚙噠的侵入印度，寐吱曷羅俱羅 (Mihirakula) 王破壞北印的佛法²²¹，北印度佛教，普遍的衰落下來。如玄奘所見的情形，真是蕭條已極²²²。但那時的

²¹⁹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2(大正 51, 881b3-6)。

²²⁰ [原書 p. 460 註 2]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, 884a)。

²²¹ [原書 p. 460 註 3]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4, (大正 51, 888b24-889b3)；《付法藏因緣傳》卷 6(大

烏仗那佛教，還勉強的在維持。

(3) 唐(新羅)・慧超所見

◎再遲一些，慧超所見的烏長，還是「足寺足僧，僧稍多於俗人也。專行大乘法也」²²³。這是純粹的大乘教區。

(4) 結

烏仗那的戒律謹嚴，而所奉行的，是五部通行（義淨所見也如此），這正是兼容並蓄的大乘精神。《大集經》說：「如是五部雖各別異，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」²²⁴，不正是這一事實的說明嗎？

2、皆學小乘之記載：東晉・法顯所見

但《高僧法顯傳》（大正 51，858a）說：

「烏菴國，是正北天竺也。……凡有五百僧伽藍，皆小乘學。」

◎法顯去印度，在隆安三年到義熙十年²²⁵，比惠生西行，只早一百年，怎麼「皆小乘學」，與「專學大乘」完全不同呢？

◎然《法顯傳》沒有說到迦溼彌羅（Kaśmīra），所說的五百僧伽藍，實是迦溼彌羅佛教的傳說。如《西域記》說：「迦溼彌羅國，……立五百僧伽藍」²²⁶。

(三) 烏仗那為純大乘區的原因

烏仗那為純大乘區，雖然小乘與大乘的流行，有複雜的原因，但與區域性、民族性，也應該是多少有關的。

1、依地區而言

從地區來說：

(1) 健陀羅在平地，是論議發達的地區

◎健陀羅（Gandhāra）是平地。

◎怛叉始羅（Takṣaśīlā）在內的健陀羅，一向是北印度的文化學術中心。這裡的文化發達，經濟繁榮，有都市文明的特徵。

◎從《西域記》看來，小乘與大乘論師，幾乎都集中在這裡，這是論義發達的佛教區²²⁷。

正 50，321c15–25)；《蓮華面經》卷 2(大正 12，1075c4–25)。

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408：「寐吱曷羅俱邏，即《西域記》之摩訶邏矩邏（大族），是大破壞健陀羅——罽賓的佛法者。」

²²² [原書 p. 460 註 4] 參閱印順導師著，〈北印度之教難〉，編入《妙雲集》下編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p. 315–378。

²²³ [原書 p. 460 註 5] 慧超《遊方記抄》卷 1《往五天竺國傳》(大正 51，977c8–9)。

²²⁴ [原書 p. 460 註 6] 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2(大正 13，159b2–3)。

²²⁵ [原書 p. 460 註 7] 岑仲勉《佛遊天竺記考釋》(pp. 6–7)。

²²⁶ [原書 p. 460 註 8]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，886a9–18)。

²²⁷ [原書 p. 460 註 9] 罹喝（Bactria）為大夏的文化中心，被稱小王舍城，也多出論師。《大唐西

(2) 烏仗那進入山陵，是適合禪觀的地區

◎烏仗那在犍陀羅北面，進入山陵地區。

A、引《大唐西域記》：烏仗那重持誦與禪定

◎《西域記》說是：「並學大乘，寂定為業。善誦其文，未究深義」²²⁸，與犍陀羅的學風，截然不同。重信仰，重修證，烏仗那是著重持誦與禪定地區。

(A) 烏仗那是適宜修禪觀的地方

◎原來這裡是特別適宜於修習禪觀的地方，

◎如《阿育王傳》卷5（大正50，120b）說：

「佛記罽賓國，坐禪無諸妨難，床敷臥具最為第一，涼冷少病」。

◎《大智度論》對這北方雪山區的適宜修行，也有所解說²²⁹。

◎《洛陽伽藍記》卷2（大正51，1005b-c）說：

「講經者，心懷彼我，以驕凌物，比丘中第一麤行。今唯試坐禪、誦經，不問講經。……

自此以後，京邑比丘，悉皆禪誦，不復以講經為意」。

※以坐禪、誦經為修行，輕視講說經義，正與烏仗那的學風一樣。

(B) 導師對玄奘說「未究深義」的詮釋

◎玄奘說他「未究深義」，那因為玄奘是論師型；玄奘的觀點，是論師的觀點。

◎我們知道，佛法是「從證出教」的²³⁰，「先經後論」的。釋迦佛是這樣的，阿毘達磨（abhidharma）²³¹、中觀（madhyamaka）、瑜伽（yoga），都是從修證而發展出來的；中國的臺、賢、禪宗，也都是如此。

B、烏仗那是北印度推動大乘而勃興的力量

印度佛法，在大乘機運成熟時，推動而勃興的力量，在北印度，就是烏仗那。從此而發展出來，引起犍陀羅佛教的隆盛，但犍陀羅又傾向於大乘理論化。

(A) 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而延伸的大乘教區

◎烏仗那東南的烏刺尸（Uraśā）今 Hazara；恒叉始羅，今 Taxila（在山陵邊沿）；僧訶補羅（Samphapura 今 Jhelum 地方的 Ketās），山區的佛教，都「並學大乘」。

◎烏仗那以西，山區的濫波（Lampura 今 Lamgan）；迦畢試（Kapiśā 今 Kabul 地方），

域記》卷1(大正51，872c7-8)：「大雪山北作論師，唯此伽藍，美業不替。」，與犍陀羅的論義中心，情形相同。

²²⁸ [原書p.460註10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(大正51，882b18-19)。

²²⁹ [原書p.460註11]《大智度論》卷67(大正25，531b23-c3)。

²³⁰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p.198：「佛法不是假設的推理，是有事實，有經驗，而後才有理論的，名為『從證出教』。」

²³¹ [原書p.460註12]阿毘達磨的意義，為「現法」，是無漏慧的現觀、現證，起初是以修行為主的。

都是大乘教區。

※可見北印度的大乘教區，是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，而向東西山地延伸的。

(B) 往南是重教義的犍陀羅佛教

向南而進入平地，就是重於教義的犍陀羅佛教。

2、依民族而言

如從民族來說，烏仗那、梵衍那 (Bāmiyān)，是釋種（塞迦）。

(1) 梵衍那一曾經流行大乘的地方

梵衍那信奉小乘的說出世部 (Lokottaravāda)，此部有菩薩十地說²³²，境內也有觀音 (Avalokiteśvara) 菩薩像²³³，這是近於大乘，曾經流行大乘的地方。

(2) 塞迦人曾住過的地區

西南 Helmand (赫爾曼德河) 流域的漕矩吒 (Jāguda)，就是塞迦人所住而被稱 Śakasthāna 的地方，也是「僧徒萬餘人，並皆學習大乘法教」²³⁴。

A、塞種人的地區對北方大乘有深切的關係

塞迦人曾經住過的，或當時還是塞種人的地區，都是大乘盛行，所以「塞王南君罽賓」，對北方大乘的隆盛，是有著深切的關係。

B、從一類似神話的傳說考察地域的關係

(A) 傳說的解釋

現在要從一類似神話的傳說說起：《穆天子傳》(顧愬生校本) 卷 2 說：

「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，以望四野，曰：春山，是唯天下之高山也！……春山之澤，清水出泉，溫和無風。飛鳥百獸之所飲食，先王所謂縣圃」。

◎周穆王 14 年 (西元前 988)，登春山，對春山作了這樣的稱歎！春山，後代又寫作鍾山、蔥嶺。《西域記》解說為：「多出蔥，故謂蔥嶺」²³⁵。又以「山崖蔥翠，遂以名焉」²³⁶。其實，春、鍾、蔥，都是同一語音的不同寫出。

◎在我國文字中，崇、嵩、崧，古代是音義相通的；還有「高聳入雲」的聳，都與春音相通。《詩大雅》說：「崧高維嶽，峻極于天」。春、崧，只是高入雲際的形容詞。

²³² 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 62–63：「說出世部 (Lokottaravādin) 的《大事》，說到菩薩的十地，十地是：一、難登 (durārohā)，二、結慢 (baddhamānā)，三、華莊嚴 (puṣpamanḍita)，四、明輝 (rucirā)，五、廣心 (citta-vistara)，六、妙相具足 (rūpavatī)，七、難勝 (durjayā)，八、誕生因緣 (janmanideśa)，九、王子 (yauvarājyatā) 十、灌頂 (abhiṣeka)。」

²³³ 編者按：依據《大唐西域記》諸國記載中，境內有觀音菩薩像的有迦畢試國、烏仗那國、摩揭陀國、奔那伐彈那國；而於梵衍那國的記載中，並未有觀音菩薩像之記錄。

²³⁴ [原書 p. 460 註 13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(大正 51，939b27)。

²³⁵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(大正 51，940a22)。

²³⁶ [原書 p. 460 註 14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(大正 51，940a22–23)。

- ◎蔥嶺，西人稱為帕米爾（Pamirs）高原，有「世界屋脊」的稱譽，這所以名為春山——「天下之高山」。
- ◎春山現分八帕，在山與山間，有湖，有平地，雖沒有高大樹木，但青草、湖水、鳥獸是有的，可說是天然的幽靜的園地。從平地來說，「實半天矣」。高在雲天以上，似乎懸在半空，所以稱為「縣圃」²³⁷。
- ◎「先王」，當然是周人的先王——軒轅氏族的黃帝了。
- ※這一傳說，在西亞巴比倫，曾模擬縣圃而造出著名的懸空花園（Hanging Gardens）。

(B) 從蔥嶺的「縣圃」來看

a、烏仗那、商彌往南到了「縣圃」的帕米爾

- ◎上面說到，烏仗那與商彌（Śamī），是同族，起初都在大雪山北部。只要越過婆羅犀羅（Baroghil）大嶺，就到了被稱為「縣圃」的帕米爾。所以這一傳說，也因烏仗那的向南移動而移動。
- ◎烏仗那是什麼意義，《大唐西域記》附注說：「唐言苑，昔輪王之苑囿也」²³⁸。烏仗那是「昔輪王之苑囿」，春山是「先王之所謂縣圃」，是多麼類似！

b、懸空飛行的傳說—西邊的濫波與烏仗那聯合正是「縣圃」

- ◎在烏仗那的西鄰，有一佛教化了的傳說，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 46（大正 23，881a）說：
- 「紺顏童子執法（師？）衣角，騰空而去。……紺顏童子執師衣角，懸身而去。時人遙見，皆悉唱言：濫波底，濫波底（是懸挂義）！其所經過方國之處，因號濫波」。
- ◎紺顏童子，就是 Śyāmāka——奢摩童子。
- ◎奢摩執著師長——迦多演那（Mahākātyāyana）的衣角，懸空而飛過這裡，這裡就名為濫波²³⁹。
- ◎濫波在烏仗那西邊，如聯合起來，濫波烏仗那，不正是先王之所謂「縣圃」嗎？

c、蔥嶺與烏仗那等塞迦的奢摩王家有關

- ◎縣圃與濫波、烏仗那有關，與塞迦的奢摩王家有關。這是傳說，但暗示了蔥嶺高原與商彌、烏仗那、濫波間的關係。

(C) 從蔥嶺向東，看到與于闐的關係

從蔥嶺的「縣圃」，見到與南方塞迦、商彌、烏仗那、濫波的關係；從蔥嶺向東，也見

²³⁷ [1]縣圃：傳說中神仙居處，在昆侖山頂。亦泛指仙境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 966）

[2]圃：〔pǔ 夂ㄨˇ〕“甫”的被通假字。1.種植蔬菜、花果或苗木的園地。2.泛指園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 629）

²³⁸ [原書 p. 461 註 15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2(大正 51，882a)。

²³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395：「從烏仗那分出的另一國家 Laṅkāourī，是『懸』的意思。這就是烏仗那西鄰的濫波（Lampāka）；在紺顏（Śyāmāka）童子的故事中，濫波正是『懸』的意思。」

到與于闐的關係。

a、從于闐語義的解析來看

(a) 于闐即烏仗那的對音

如《翻梵語》說：「于闐，應云優地耶那」²⁴⁰，優地耶那即烏仗那的對音。

(b) 飛去—佛像凌空飛來的傳說與前懸空飛行傳說有關

縣（懸）是懸空；梵語烏仗那，也有「飛去」的意義，而這是于闐特有的傳說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（大正 51，943a–945b）說：

「瞿薩旦那國……王城南十餘里，有大伽藍。……忽見空中佛像下降」。

「王城西南十餘里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，中有夾綈立佛像，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此。……夜分之後，像忽自至」。

「媿摩城，有彫檀立佛像，高二丈餘。……聞之土俗曰：……佛去世後，自彼凌空，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。……東趣此國，止媿摩城；其人纔至，其像亦來」。

瞿薩旦那（Kustana）即于闐的梵語。在于闐境內，竟有佛像凌空飛來的傳說三處，這是與懸空飛行的傳說有關的。

(c) 沙摩、奢末—飛來的傳說與奢摩王家有關

還有，于闐古稱迦邏沙摩，曇無竭《外國傳》作迦羅奢末（Kara syama）²⁴¹。沙摩或奢末，都就是奢摩的異譯。塞迦的奢摩王家，是 Kho 族。而于闐或寫作 khostan 或 Khotan，意思應為 Kho 族住地（kho 地）。于闐有飛來的傳說，與奢摩及 Kho 族的名稱相關。

b、于闐人可能是塞族

◎這使我們想起另一傳說：

◎《于闐國懸記》說：阿育（Aśoka）王子，來到于闐，阿育王的大臣也來到。雙方交戰，後和解而成立于闐國。²⁴²

◎《大唐西域記》的早期傳說是：育王謫遷部分豪族，來到于闐，恰遇從東方遷移來的。戰爭的結果，東方勝利而併合了西來的，成立國家²⁴³。

◎于闐人的相貌，「不甚胡」，可能為東方（氐）與西來的混合民族。部分人是從西方來的，從上來傳說來研判，這可能是塞族。

◎據考古者所發見，于闐語屬於波斯語系，受有印度語的影響。H. Lüders 稱之為 Šaka Language。

※塞迦人與波斯王朝有長期的關係；于闐語屬於波斯語系，足以證明于闐人中有部分塞

²⁴⁰ [原書 p. 461 註 16]《翻梵語》卷 8(大正 54，1036b16)。

²⁴¹ [原書 p. 461 註 17]岑仲勉《佛遊天竺記考釋》(二四)。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45(大正 13，294c16–17)。

²⁴² [原書 p. 461 註 18]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(222a)。

²⁴³ [原書 p. 461 註 19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(大正 51，943a14–b8)。

迦族的推定。而且，于闐人的相貌「不甚胡」²⁴⁴，也可以說明是東方（氏）與西來的混合民族。

三、西域的佛法從北印度傳來 (pp. 458–459)

西域的佛法，是從北印度傳來的。

(一) 小乘的傳播 (西北向)

1、小乘從犍陀羅、迦溼彌羅傳到西域的走向

- ◎犍陀羅也有大乘，但小乘的論風極盛。犍陀羅與迦溼彌羅的小乘，向西傳布到 Bactria (大夏) — 「小王舍城」(更西到波斯)，再東經 Wakhan (瓦罕)。
- ◎傳向西域的路線，是西北向的，經塔什庫爾干 (Tush-kurghan) 而到佉沙 (Kash)。然後向東發展，成為小乘為主的教區。

2、小乘主要教區與「佉沙」族有關

- ◎在這一交通線上，與 Kash (佉沙) 氏族有關。
- ◎唐代有曷師，在今 Citral 河上流，地位在商彌西南。Citral 河也名 Kashkar 河。
- ◎從此到 Wakhan (瓦罕)，有 Kara-panja；到塔什庫爾干，有羯囉槃陀 (即 Kara-panja 的音變)，國王為「葛沙氏」。再向東北，就是佉沙。
- ◎佉沙，慧超《傳》作迦師祇離²⁴⁵；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作迦師結黎²⁴⁶，也就是 Kashgar (疏勒)。
- ※從北印度到佉沙，都留下同一氏族居留的地名。
- ◎佉沙國人「文身綠睛」²⁴⁷；在 Wakhan (瓦罕) 中的達摩悉鐵帝國 (Dharmasthiti)，「眼多碧綠」²⁴⁸。這一民族是由西方而東來的。

(二) 大乘的傳播 (向東傳)

1、大乘從烏仗那、商彌傳到西域的走向

- ◎大乘佛法的東來，主要是從烏仗那、商彌而到 Wakhan (瓦罕)。一直向東行（不一定經過塔什庫爾干），經崑崙山區 (Karakoram) 東行，或經葉城 (Karghalik) 到葉爾羌 (Yarkand)，即法顯所到的子合²⁴⁹，玄奘所說的研句迦²⁵⁰。或經皮山 (Guma)，或從于闐南山，才抵達于闐，成為以大乘為主的教區。
- ※大乘的向東傳布，與烏仗那、商彌地區，也與這地區的民族——塞族有關，也就留下優地耶那、奢摩等名稱。

²⁴⁴ [原書 p. 461 註 20]《梁書》「西夷傳」。

²⁴⁵《遊方記抄·往五天竺國傳》卷 1(大正 51, 979a23–24)：「又從葱嶺步入一月，至疎勒，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。」

²⁴⁶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100(大正 54, 927c18)：「迦師佶[黎-(暴-(日/共))+(恭-共)](佶勤乙反胡語唐云[廿/公/心]嶺鎮)。」

²⁴⁷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(大正 51, 942c17)。

²⁴⁸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(大正 51, 940c22–23)。

²⁴⁹《高僧法顯傳》卷 1(大正 51, 857c3–4)。

²⁵⁰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(大正 51, 942c24–943a13)。

2、子合的位置

(1) 漢代時位於瓦罕 (wakhan) 谷東端

這裏，不想作古代交通要道的考證，但要指出的，漢代的子合，「治呼犍谷」²⁵¹，顯然還在 Wakhan (瓦罕) 谷東端。

(2) 晉代後位於舊沙車 (葉爾羌) 境內

可能由於大月氏的追逐，與同族 (依耐、無雷) 東移到平地，所以晉代以後所見的子合，都在舊莎車 (葉爾羌) 境內了。

(3) 法顯所到的「子合」考

◎法顯從當時的子合，「南行四日，至蔥嶺山，到於麾國安居」²⁵²。

◎於麾，《魏書》作「權於麾」。「權於」而讀為「於」，等於 Khostan 而讀為于闐²⁵³。

◎我以為，這是於麾而不是 (權) 於麾。

◎《山海經》〈海內東經〉說：「國在流沙中者，埠端，璽喚，在崑崙墟東南」。²⁵⁴

埠端²⁵⁵，是于闐；璽喚，是權於麾 (麾)。

◎法顯從子合南行，經四日而入蔥嶺 (這裡指崑崙山)，一定是經葉城南來，由青坪 (Kok Yor) 進山。

◎英人揚哈斯班、俄人庫才甫斯基遊歷所見，從此入山，在葉爾羌河上流，現在 Raskam 地方，有水流與平地，草原與生著灌木的平地。

◎法顯所到的於麾，可能在此，然後「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」²⁵⁶。

◎奢摩王家 (烏仗那出於此族) 的國名，是拘衛，或作俱位、拘緯；原語為 Ghour，不正是權於麾 (麾)、璽喚的對音嗎？大乘佛教 (及古代的塞族) 是由此山地而來的。

(4) 西夜族的子合在瓦罕谷

西夜族的子合²⁵⁷，在 Wakhan (瓦罕) 谷，是純大乘區。

3、小結

子合的大乘傳說，多少類似神奇，甚至方位不明。這是大乘法經子合而來，形成傳說；等到子合東移到平地，傳說就有點想像了²⁵⁸。

²⁵¹ 印順導師著，《永光集》，p. 27：「呼犍谷就是瓦罕谷 (Wakhan)，即蔥嶺南側山谷平地。」

²⁵² [原書 p. 461 註 21]《高僧法顯傳》卷 1(大正 51, 857c5-6)。

²⁵³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457：「于闐或寫作 khostan 或 Khotan，意思應為 Kho 族住地 (kho 地)。」

²⁵⁴《四庫全書·子部·小說家類》p. 1。

²⁵⁵ 墟〔guó ㄍㄨㄛˊ〕端：傳說中的古國名。(《漢語大詞典 (二)》，p. 1130)

²⁵⁶《高僧法顯傳》卷 1(大正 51, 857c6-7)。

²⁵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永光集》，p. 27：「子合是西夜族的一支。……子合等西夜族，被迫而一部分東下蔥嶺，進住平地，那就是法顯所見的子合了。」

²⁵⁸ [原書 p. 461 註 22]子合，即遮居迦、斫句迦，為一大乘教區。藏有眾多的大乘教典，出於隋闍那崛多 (Jñānagupta) 的傳說。《歷代三寶記》卷 12；《續高僧傳》卷 2；《闍那崛多傳》；《開

四、總結：邊區民族的佛化對大乘佛法勃興不容忽視（p. 459）

- ◎總之，大乘佛法與塞族——烏仗那、商彌有緣；由烏仗那、商彌而傳入西域，也傳到與塞族有關的地區——于闐。
- ◎大乘在南方興起，是與案達羅（Āndhra）族有關。
- ◎佛法向邊區發展，邊區民族的佛化，對大乘佛法的勃興，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。

元釋教錄》卷 7，都有相同的記錄。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2，所說大同。但所說：『國南境有大山，……此國中大乘經典，部數尤多，佛法至處，莫斯為盛也！十萬頌為部者，凡有十數』（大正 51，943a）：也只是傳聞。《西域記》作（研句迦）『國南』；《法苑珠林》卷 30 作『于闐國南二千里』；而《歷代三寶記》等作『于闐東南』，地點都不明確。這似乎與《龍樹菩薩傳》的『遂入雪山，山中有塔，塔中有一老比丘，以摩訶衍經典與之』（大正 50，184b），意趣相同。子合在 Wakhan 谷東端，『西南與烏秅接』，烏秅就是烏菴。這些地區都是大乘教法的淵源地。